





世說新語

輕詆下



相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

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

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

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

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袁虎率爾對

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相公愾然作色、



却又效袁伏  
之表

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黃中通理博識多聞仕至鎮南將軍荆州刺史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相公府相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耻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為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為王劉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觴反奴角中為人

作議論高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真長學此言者真長曰我寔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孫統為柔

真長對仁祖  
語大是有情  
謂偏處言輕  
不足為高重  
耳高柔誤認  
別本愛說賢  
吏隱而不遂  
極可觀  
作寔亦無  
不與者

集敘曰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清鮮安行仁義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既倍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



魏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爲冠軍  
參軍侃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相贈詩書  
清婉  
辛切

淵真長醜

劉尹江彪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  
彪以手歛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  
是瞋邪非特是醜言聲拙視瞻言江此言非是醜拙似有忿於

也王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  
儻遇風雲爲我龍摠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六

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木菖蒲根  
飲水如此便不饒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  
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爲贊曰商丘  
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饒食菖蒲所牧何物  
殆非真豬儻逢時人多以爲能王藍田語人云  
風雲爲我龍摠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相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  
議甚有理相見表心服而忿其爲異令人致意

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

日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  
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爲豺狼之場矣



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

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

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謝深有愧

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

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

按邴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

仙謂玄度與  
此因事耳牙  
君親謂忠孝  
西鄰也

是與公與不  
為真長所許  
也

此却輸真長  
一若然乃是  
謝公享福處

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  
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  
謂許意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顧右

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罪已其

德自罪所以能興今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王嘉萬也

蔡伯喈睹昧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

賦敘曰余同寮相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

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  
之館以竹為椽邕仰听之曰良竹也取王右軍  
以為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

此右軍故謂  
之註以為王  
嘉萬誤矣獨  
不思題是轉  
訛耶

三細上三  
保守此笛地  
元年若非地  
名即不祥短



聞大喚曰三祖壽

一作臺

樂器也瓦

一作瓦

孫家

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

道王云箸臙顏恰綸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

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

中郎坦之恰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箸臙顏

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為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

猶澄水同此玄味

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王孝

與公同交為  
此人所稱

與公一生受  
此苦至死猶  
煩人

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

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

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

惡何得為復飲酒

庾詵裴啟已見

裴郎又云謝安目支

道林如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僞逸

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

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

之曰此九方臯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僞

逸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僞經



萊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  
 求馬反曰得矣牡而黃使人取之牝而驥公曰  
 毛物牡牝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  
 之觀馬者天機也得其精亡其麤在其內亡其  
 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  
 不視若彼之所相有貴於馬也既而馬果千里  
 足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爲此辭耳庾意甚  
 不以爲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  
 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  
 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續晉陽秋曰晉隆  
 和中河東裴啟撰  
 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  
 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

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爲  
 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  
 學自是衆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  
 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  
 葵扇又以非時爲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  
 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  
 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痛謝相一言挫成美  
 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  
 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箸論沙門不得爲  
 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  
 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

婢聲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蘇次女

僧韶適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殷歆

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顗小字也於是庾下

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

云頰似足作健不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蘇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啟云韓康伯似肉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木

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

共語子猷直執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

異人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堅為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

投詔賜田宅相玄以宏為將玄敗寇湘中伏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

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希重熙曰相王好



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

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

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興道

琅邪人祖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悛小字也

相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

不。蒸。食。不。舊語林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烝

食之也

### 假譎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游俠觀人新婦因潛

雜 第身出此又

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

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

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追

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雜

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

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

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

華池解渴之言存想有切



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

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

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

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

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

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眾，操題其主者背以

狗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

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

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

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劔擲魏武，少下不著。

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劔至果高。

按袁曹後由鼎跣迹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讐隙，有何意故而刺之以劔也。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

才猶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賓馬，齋一金馬鞭，

文字中尚此  
鬼當夜哭

自此露卧  
至即上又不  
以還以遊之  
以說多巧



惕字無謂恐  
是謁字誤耳

謁作謁

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  
帝過惕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  
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  
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  
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  
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  
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  
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

人息意而反

異范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  
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

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  
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

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

人論事

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奸  
慝好利為敦鎧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

因進說後  
敦敗見誅

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

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

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

孰作孰

世說卷八

殷鑒



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

義之、疑謬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

庾，可以謝峻。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襁褓，太后臨朝，中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

以風軌格政，繼御四海，而峻擁兵近甸，為逋逃藪，亮圖召峻，王導卞壺並不欲，亮曰：蘇峻豺狼

終為禍亂，是錯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優

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誘殺我也，遂

克京邑，平南溫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參軍王愨

期推征西陶侃為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奔

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庾欲奔竄，則不可，欲會

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陶，曰：「卿但遙拜，

必無它，我為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至便拜，陶

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降就

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

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

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

庾實畏此，遂謝未得去，論

陶當自知



此明知後  
人添註

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  
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  
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  
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  
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暉女、中取琅邪王詡  
女、後取廬江何遂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為虛謬、  
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  
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為得、  
玉鏡臺是公  
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王隱晉書曰、建  
興二年、嶠為劉

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  
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  
兵死聰  
嗣業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

甚正彊無有登車理  
即庾亮子會妻  
恢既許江

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

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

莫來女哭言彌甚積日漸歇江彰暝入宿相在

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彰乃詐默良久不悟



此政不必有  
頭巾氣

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  
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耶  
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  
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必不肯聖人之  
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慙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僮道人為侶謀曰用  
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  
此道人不成渡慙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  
目曰支慙度  
才鑒清出孫綽慙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  
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成競爾珍孤桐

因語學人油  
談堅義亦是  
救饑

嶧陽浮磬泗濱後有僮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  
慙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  
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  
常在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  
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  
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  
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  
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  
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家



通有以此強  
口者世說雅  
副此種、倫

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啟

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

既成婚、女之頑、器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阿智

王度之小字、度之、字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恒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守

失官、居東陽、相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相時

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

譽、相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

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

范裁坐、相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相、而恐以

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

來省視、相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

初、相溫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江州、並不

就、還都、因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為徐

州、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汪為庶

人、注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乃

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

何以便去、注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

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溫愈怒之、竟不屑意

世說卷八

後漢

七



為大人叔難

謝過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惠之  
而不欲傷其意乃謫與賭得即燒之過謝玄小字

黜免

諸葛左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  
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  
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左問朝廷  
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左曰逆則應殺狂何  
所徙左已見

此怒亦何可

相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荆州記曰

峽長七百里兩岫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障隱  
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  
東三峽巫峽長猿  
鳴三聲淚沾裳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

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  
斷公聞之怒命戮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

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音

秋日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  
降後有異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符健死浩



說評可耳何  
至免官

三怒皆可觀

為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  
山乘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山乘燒  
其舟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  
温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為民  
浩馳還謝罪既而  
遷于東陽信安縣

相公坐有參軍椅烝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  
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相公曰同盤尚不相助  
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僂梯

將去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

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  
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  
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  
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相公公問

甚真

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察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

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為相温參  
軍數從温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温既懷  
耻忿且憚遐因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  
免遐官病卒

破甑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

買甑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  
異之因問曰壞甑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甑既已



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為美賢

相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

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

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

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

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相公讀詔手戰流汗於

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

相終可止  
書室惟不  
兩已

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  
宗輔政晞以宗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相  
温入朝殺之太宗即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晞  
及子綜謀逆有司奏晞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  
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搥大鈴使左右  
習和之又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  
其聲甚悲後  
果徙新安

相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

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

因月朔與眾在聽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

復生意晉安帝紀曰相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后且以大信宜令引為

世說卷八



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快然自失後果徒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

東陽太守意甚不平

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

遂伏誅仲文嘗照鏡

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

不見頭俄而難及

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

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嘆

### 儉嗇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

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

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

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

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

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在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

王隱晉書

曰戎性至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

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晦默吾道何  
至作此王剪  
請田宅恐不  
至是

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  
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  
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姬二人、常以象  
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  
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  
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  
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  
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遠瑗、季札之徒、皆負責  
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頴、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

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

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南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

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

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曰、王不留

行、生大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身、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

復驅使草木、中興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

至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

度、非弘範也、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

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王忱



陶公故可以  
論取豈辨殺  
元規者

小託取味陶  
未易思

吾見嘉賓每  
有可嘉

以筆斬人勸  
以血當盈途  
矣

無論處仲恣  
人觀此事皆  
那得不亂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蔗，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種。於是大嘆，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庾陶已見

郝公大聚飲，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郝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郝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廼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郝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

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郝公聞之，驚怪不能已，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 汰侈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于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



卿事

王隱晉書曰石崇為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富王導德音記曰丞相素為諸父所

重王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

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不同故詳錄

石崇廁常有一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

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

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箸新衣神

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寔詣石崇

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日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

廁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

子百餘人皆綾羅綺襪以手擎飲食烝狔肥美

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狔帝甚

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襪一作襪

王君夫以糝糲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

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

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崇即王懷石



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鳩不得過江爲其羽櫟酒中必殺人愷爲翊軍時得鳩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鷲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卽燒於都街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爲後軍將軍卒諡曰醜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蒔菹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搯腕乃密貨崇帳下

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蒔菹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耳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

晉諸公贊

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衒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駿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



以此為快乎  
豈其情亦意  
也豈亦君夫  
殺之

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  
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  
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相牛經曰  
威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  
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斬故文不傳至  
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  
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  
者雙筋白尾骨屬頸審威所飯者也愷之牛其  
亦有陰虹也審威經曰樗頭欲得高百體欲得  
緊大儻疎肋難齡齡龍頭突目好跳  
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袒因直內箸曲閣重

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

因緣相為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竝窮綺麗以飾輿服續文章

石尚有火浣  
衫事尤可謂  
說不載豈謂  
更遠情實耶

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  
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而絲竹  
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  
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居最琇  
等每愧羨以為不及也

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  
許賜愷枝柯扶疎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



此乃是元戲  
可

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  
已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  
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  
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南州異物  
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  
八百里，名珊瑚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  
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  
載鐵網，先沒在木下，一年便生網目，其色尚  
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  
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舉網，還裁  
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盡。其大者  
輪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為車

輒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

晉諸公贊曰：濟與從

其未拜行過王宮，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  
有司奏免官論者，以濟為不長者，尋轉太僕，而  
王恬已見委。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

埽，編錢匝地，竟埽。時人號曰金溝。

溝一作埽。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

家語曰：顏回，字子淵，魯人。

少孔子二十九歲，而髮白，而嘆曰：若與同升孔  
三十二歲蚤死，原憲已見。堂去人，何必有問？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



南渡後更不  
能見此等汰  
侈矣北魏末  
諸王復相競  
為之魏

與君父速之  
同

何是改觀

卿差近

史記曰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嘗相魯家累千金終于齊

石正色云

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鑿牖語人

原憲以鑿為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

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

趙子太始元年封

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

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

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未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

觀俗以牛心為貴故義之先食之

### 忿狷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



一豪可論況藍田邪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爲累安

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王胡之王恬並已見恬小字螭虎司

州言氣少有犇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

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王按

氏譜胡之是恬從祖也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疆來捉

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

杜此識考道

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爲貴

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在數王藍田肆

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

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

人嘆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徒

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



矜咳二字極不成語極有似

自清立但人為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

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主恭嘗俱在何僕射坐

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

歷尚書左僕射

恭時為丹陽尹大始拜荊州

靈鬼志謹徵曰初恒

石民為荊州鎮上時民忽歌黃曇曲曰黃曇英

揚州大佛來土川少時石民死王忱為荊州佛

大忱小字也訖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為飲大逼

何物供狀

疆之轉苦便各以帚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

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謂勢利

之交古人羞之

不問何為何

相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鶩共鬪南郡

鶩每不如甚以為忿迺夜往鶩欄間取諸兄弟

鶩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

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

之

讒險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鄧粲晉紀曰：劉琨嘗謂澄曰：卿形雖

散朗而內勁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荅。後果為敦所害。琨聞之曰：自取之耳。

袁悅有口木，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

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齋戰國策而

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

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

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

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

稽王，每勸專攬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它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黨

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主雅。雅別傳曰：雅字茂建，東海沂人，少知名。晉

安帝純曰：雅之為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上每

置酒燕集，或召雅未至，上不先舉觴。時議謂珣、恭宜傳東宮，而雅以寵幸，超授太傅尚書左僕

射。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

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

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

是精理具是具



小人姦態殊  
小易絕異哉

各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  
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  
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

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

曰此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

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疎讒言

以息

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  
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攜貳豈有仲

堪微問而成離隙

尤悔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下太后閣共圍

碁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

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

帝預敕左右毀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

史遂卒

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下太  
后第二子性剛勇而黃須北討代郡獨

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  
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

丞相得為人  
太后所以不  
哭也



聖緣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復欲害東阿太后曰  
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害東阿太后曰  
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  
曰文帝問占  
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  
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  
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  
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  
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  
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  
禮恐非夫婦不為之拜謂為顏妾顏氏耻之以

此亦非劉註

其門貴終不敢離婚姻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

之言於是乎紕繆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

長沙王又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  
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  
孟玖求為邯鄲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  
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  
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  
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  
不開惡之明日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衣帽見  
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上莫不流  
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于寶晉  
紀曰初陸抗誅步關百口皆盡有諫尤之及後



三世將忌以

去氣不足恃  
頃呂規模宏  
遠甚可嗟也

敬徹是何人  
大都作頭巾  
氣者亂劉註  
可恨

導名如此言

耶

不任受法可  
也爾時當  
取金印語為  
怨此不幸也

雲見害三  
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

族無遺  
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聖也、有清泉  
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語林  
曰、機為河北都督、開警角之聲、謂孫丞曰、  
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數千人歸

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晉紀

曰、琨為并州牧、糾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不撫  
其民、遂至喪軍失土、無成功也、敬徹按琨以永  
嘉元年為并州、于時晉陽空城、寇盜四攻、而能  
收合士衆、抗行淵、數十年之中、敗而能振、不能  
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無煙、豈一日  
有數千人歸之、若一日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紀

之間以對  
大難乎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羗人東

行平子面似羗按王澄自為王敦所害丞相名德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

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

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

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

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



非茂弘不聞  
此言

謹似為丞相  
解紛

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不又  
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  
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  
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克京  
邑參軍呂濬說敦曰  
周顛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眾視近日之言無  
慙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  
害淵顛初濬為臺郎淵既上官素有  
高氣以濬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  
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

陳之王廼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  
同已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  
爽在蔣濟之流  
者是也高貴鄉  
公之事已見上明帝聞之覆面箸牀曰若如公  
言昨安得長

雖無有益可  
以得人

非註幾不知  
馬頭作何語

王大將軍於眾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  
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  
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  
至於此因為流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  
敦坐檣蒲臨當成都馬頭被



語味異不  
可味不絕  
此之是也

語遠

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  
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宮此馬敦流涕曰伯仁總  
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袂便許之三司  
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温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

裾而去温氏譜曰嶠父裾迄於崇貴鄉品猶不

過也每爵皆發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温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逼

賊不得在臨葬固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  
頗有異同故不拜其令入坐議吾將折其衷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

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

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

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

將軍二千石尋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

翟周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

復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

可起即拔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

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鎮

其流遁詢之朝野僉曰足下無讓而不稱意中宵慨  
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  
卒

和東自知才  
品功業所稱  
二千石不自  
之踪此



思曠如此後  
何足道

註理高但人  
請不可必

曲盡奸雄語  
態然有非常  
人語

文景司馬師  
况弟也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  
篤疾阮氏譜曰屬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重

為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

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阮

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惑歟夫文王

期盡聖子不能駢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

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

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

智者哉  
相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

敘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

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相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

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

邪續晉陽秋曰相温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臥對親僚撫枕而

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象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

待又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可譴人謂公

世說卷八  
尤悔



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征西謝奕日莫雨歇小

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

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

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孟子曰湍水

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颯激而行之可

使在山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文公種菜

簡文生長富貴不知稼穡艱難此愧大是良心而註駁之何居

二語出說苑

法者刻薄宜此更據刑耶

此當時誣相阿謝之言非盛德語

曾子牧羊縱不識稻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相車騎在上明政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

右云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為此

死賢於讓揚之荆續晉陽秋曰相冲本以將相

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謂少經軍鎮及為

荆州聞符堅自出淮淝深以根本為慮遣其隨

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外

示閒暇因令冲軍還冲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



桓公初報破殷荆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已遣道人竺僧憊齋寶物遺相王寵幸曾講媒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得富貴則仁者不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玄意色甚惡

紕漏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修禕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盃盛澡豆因倒箸水中

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

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

劭即循父也皓凶暴驕於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劭貞正譖云謗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疑劭託疾司空收付酒藏考掠千數卒無一言遂殺之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

詔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元皇愧慙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



彭蠡食之乃  
不吐此便非  
實錄

言幾為勸  
學

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蝮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蝟蟬小者勞、卽彭蠡也、似蟹而小、今彭蠡小於蟹而大於彭蠡、卽爾雅所謂蝟蟬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雅不孰也、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婿、從挽郎、揆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

下飲謂誤系  
此人士失志  
此比甚多

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覽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卽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現、少府卿

瞻歷謁者僕射  
都尉、天門太守、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

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前書、卷第二、子、年三十三、六



胡兒既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  
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  
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友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爲中今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爲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爲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  
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  
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殷氏

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腹不解帶彌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般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  
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

對曰天時尚煖鯁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

獻帝撫掌大笑中興書曰嘯父光祿潭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廙

意氣二字新

此此謬子初  
之也



同廢為庶人，義旗初為會稽內史。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忱死

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

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話勢。

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

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 惑溺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

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

曰：今年破賊，正為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為中

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

舍，見甄怖，以頭伏姑，鄰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

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其

意，遂為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

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

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

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魏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  
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  
譏於世。粲別傳曰：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  
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粲  
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  
病亡，木殯，傳毀，往殯，粲不明而神傷。蝦問曰：  
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  
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  
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  
餘亦亡。十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與常人交接，  
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  
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粲雖福隘，以  
燕婉自喪，然有識  
猶迎惜其能言。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

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  
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粲曰：仲尼稱有德

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賈公問

充別傳曰：充父達，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問，言後必有充問之異。

後妻

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

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

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

不飲，它乳遂死。郭後終無子。

晉諸公贊曰：郭氏即賈后母也，為性

同歲也



此亦非孝標  
註然猶近古

高朗知后無子，甚憂愛愍懷，每勸厲之。臨亡，誄賈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謐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按傳，賜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愍懷，豈當縱其妒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乎。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大原郭氏錄曰：秀字彥才，吳郡吳人。

為下口督，甚有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遡江而上，灑以捕鹿三千口，供厨。秀豫知謀，遂來歸化。世祖喜之，以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為驕驍，將軍、交州牧。

篤妻嘗妒，乃罵秀為貉子。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良，吏部尚書父。

鈞南陽太守。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

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為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璪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

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躡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



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嗚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

氣，是外國所貢，一箸人，則歷月不歇。十洲記曰：漢武帝時

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歇，蓋此香也。充

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

通，而垣牆重密，門閣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

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

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

卽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卽

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

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

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

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仇隙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千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

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

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

所以撰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

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

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又憾潘岳昔

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

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

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

史給使岳數蹴蹋秀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

而不以人遇之也

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

為馮翊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

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

崇潘岳與賈謚相友善及謚廢懼終見危與淮

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替以上皆斬之初

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

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

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

人曰知財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

石先送

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

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

語林曰潘石同刑東

英雄卿復何為潘曰俊

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

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

潘

潘



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識

劉璵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

除之令作阮阮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璵琨善

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

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

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劉琨

曰琨與兄璵俱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為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愷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

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丞字元敬

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丞曰大王

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鈇刀不能一

割乎敦將謀逆召丞為軍司馬丞嘆曰吾其死

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

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丞赴義敦

遣從母弟魏又攻丞王廙使賊迎之薨於車敦

既滅追贈驃騎謚曰愨王雖愨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  
弟皆釋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丞子也才器  
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



世將、司馬氏譜曰、丞娶南陽趙氏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率、王導廙亮遊于石頭、會廙至、爾日迅風飛颿、廙倚船樓、長嘯、神氣甚逸、導謂亮曰、世將為復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已者、吾所以積面拒之、故為物所疾、加平南將軍薨、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應鎮南作荊州

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璩曾孫也、為人弘長、有淹度、飾之以文才、司徒何充嘆曰、所謂入質之士、累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

譙王子無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

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

正是平南所為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乃便欲

斫、修載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

中興書曰、褚裒為江州無

忌於坐拔刀斫者之、裒與栢景共免之、御史奏無忌欲專殺害、詔以贖論、前章既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客敘其事、且王廙之害司馬丞、還邇共悉、修齡兄弟、豈容不知、法盛之言、皆實錄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

是



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  
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  
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  
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那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  
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為時  
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  
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  
中興書曰義之與述志尚不同而兩不相能述  
為會稽艱居郡境王義之後為郡申尉而已初  
不重詣述深以為恨喪除徵拜揚州就徵周行  
郡境而不歷義之臨發一別而去義之初語其  
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尚書投老可得為僕  
射更望會稽便自邈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  
郡求其得失主者疲於課對義之耻慨遂稱疾  
去郡墓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  
也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  
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

云何耳

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

為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陵出讓  
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  
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國宰



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詢曰此日視君一  
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  
也何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

標所執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

曰王恭深懼禍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

敗走曲阿為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善欲載

出都面相折數問西軍之逼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相玄將篡相修欲因玄在修母許襲之庾夫人  
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恐見行此事相

譜曰相冲後娶潁川庾茂女字姚晉安帝紀曰  
修少為玄所侮言論常鄙之修深憾焉密有圖  
玄之意修母曰靈寶視我如母  
汝等何忍骨肉相圖修乃止

